

# 一代华人困在硅谷(二)

## 赴美十年，终成炮灰？

等资历的程序员（3至5年工作经验），而到了2022年，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。

“这是一个循环，”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，“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，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‘非大厂不去’的偏见。”

2020年，已经从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（后简称TJC）的社区组织，主要为了华人互助，成立的由头，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。

运营TJC的关系，2021年下半年，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，来找David咨询，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“离谱”的offer。“公司为了抢人，同样的岗位，相比2020年，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

20万美元。”

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“too good to be true”，“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”。

而最近一段时间，TJC再次拥挤起来，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——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。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。

TJC网站上，提供了一个名为“Candidate Postings”的表格，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，便于招聘方联系。从1月的名单来看，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，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，集中来自亚马逊、Meta、推特、eBay等科技公司。

David观察，“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，是一个客观结果，因为

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，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，所以不幸的就是，当工程师被裁时，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。”

从读书到工作，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，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。

David和Gemma一样，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，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——见见世面。

2010年左右，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，Wework, Uber, Airbnb, Github.....风投all in 移动互联网，随之，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，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。

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，充满了吸引力，David也是其中之一。“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，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，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，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。”

借了2000美元，凑齐了基本的申请

费，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，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。

“那时，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，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，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，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。”

David确实赶上了“美国大厂”招兵买马的巅峰期。不止Uber，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。

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，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。

“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。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？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，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，再是科技，再是其他行业。”

### 二 裁员未完，收缩继续

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，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。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，如何花钱、花多少钱、如何裁员，眼下，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。

Meta在曝出11月

的裁员大新闻之前，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。尽管如此，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，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%。

“口号式裁员。”Gemma了然于胸。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都算不上是好事。

“一方面，像这次，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，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，但大家也不傻，有身份的人，他们不会走，会等到拿钱走人，没有身份的，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。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，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”

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。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，而此前半年里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，“这种非技术岗，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”。

Gemma的想法是，“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，去年8月时，苹果曾裁员约100人，但动作干净利落，也没有发任何声明”。

